

## 卷第二百五十四 嘲諷二

趙神德 賈嘉隱 歐陽詢 高士廉 裴略 劉行敏 竇昉 狄仁杰 楊茂直 左右台御史 杜文范 御史裡行 張元一 吉頊 朱隨侯 李詳

## 趙神德

唐初，梁寶好嘲戲，曾因公行至貝州，憩客館中，閒問貝州佐史，云：「此州有趙神德，甚能嘲。」即令召之。寶顏甚黑，廳上憑案以待。須臾神德入，兩眼俱赤，至階前，梁寶即云：「趙神德，天上既無雲，閃電何以無準則？」答曰：「向者入門來，案後唯見一挺墨。」寶又云：「官裡料硃砂，半眼供一國。」又答云：「磨公小拇指，涂得太社北。」寶更無以對，愧謝遺之。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## 賈嘉隱

唐賈嘉隱年七歲，以神童召見。長孫無忌、徐世績，於朝堂立語。徐戲之曰：「吾所倚者何樹？」曰：「松樹。」徐曰：「此槐也，何得言鬆？」嘉隱曰：「以公配木，何得非鬆邪？」長孫復問之：「吾所倚何樹？」曰：「槐樹。」長孫曰：「汝不復矯邪？」嘉隱曰：「何煩矯對，但取其鬼對木耳。」年十一二，貞觀年被舉，雖有俊辯，儀容醜陋。嘗在朝堂取進止，朝堂官退朝並出，俱來就看。餘人未語，英國公李績，先即諸宰貴云：「此小兒恰似獠面，何得聰明？」諸人未報，賈嘉隱即應聲答之曰：「胡頭尚為宰相，獠面何廢聰明。」舉朝人皆大笑。（出《國史纂異》，明抄本作《嘉話錄》）

## 歐陽詢

唐宋國公蕭瑀不解射，九月九日賜射，瑀箭俱不著垛，一無所獲。歐陽詢詠之曰：「急風吹緩箭，弱手馭強弓。欲高翻復下，應西還更東。十回俱著地，兩手並擎空。借問誰為此，乃應是宋公。」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## 高士廉

唐高士廉掌選，其人齒高。有選人，自云解嘲謔。士廉時著木履，令嘲之。應聲云：「刺鼻何曾嚏，踏面不知嗔，高生兩個齒，自謂得勝人。」士廉笑而引之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 裴略

唐初，裴略宿衛考滿，兵部試判，為錯一字落第。此人即向僕射溫彥博處披訴。彥博當時共杜如晦坐，不理其訴。此人即云：「少小以來，自許明辯，至於通傳言語，堪作通事舍人，並解作文章，兼能嘲戲。」彥博始回意共語，時廳前有竹，彥博即令嘲竹。此人應聲嘲曰：「竹，風吹青肅肅。凌冬葉不凋，經春子不熟。虛心未能待國士，皮上何鬚生節目。」彥博大喜，即云：「既解通傳言語，可傳語與廳前屏牆。」此人走至屏牆，大聲語曰：「方今聖上聰明，辟四門以待士，君是何物，久在此妨賢路？」既推倒。彥博云：「此意著博。」此人云：「非但著膊，亦乃著肚。」當為杜如晦在坐，有此言。彥博、如晦俱大歡笑，即令送吏部與官。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## 劉行敏

唐有人姓崔，飲酒歸犯夜，被武侯執縛，五更初，猶未解。長安令劉行敏，鼓聲動向朝，至街首逢之，始與解縛。因詠之曰：「崔生犯夜行，武侯正嚴更，袱頭拳下落，高髻掌中擎（擎字原空缺，據明抄本補），杖跡胸前出，繩文腕後生，愁人不惜夜，隨意曉參橫。」武陵公楊文瓚，任戶部侍郎，以能飲，令宴蕃客渾王，遂錯與延陀兒宴，行敏詠曰：「武陵敬愛客，終宴不知疲，遣共渾王飲，錯宴延陀兒。始被鴻臚識，終蒙御史知。精神既如此，長歎傷何為。」李叔慎、賀蘭僧伽，面甚黑；杜善賢為長安令，亦黑；行敏詠之曰：「叔慎騎烏馬，僧伽把漆弓，喚取長安令，共獵北山熊。」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## 竇昉

唐許子儒舊任奉禮郎，永徽中，造國子學，子儒經祀，當設有階級，後不得階。竇昉詠之曰：「不能專習禮，虛心強覓階。一年辭爵弁，半歲履麻鞋。瓦惡頻蒙號（音國），牆虛屢被杖。（音初皆反。）映樹便側睡。過匱即放乖。歲暮良功畢。言是越朋儕。今日論言降。方知愚計？。（音口懷反。）」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## 狄仁杰

唐狄仁杰倜儻不羈，嘗授司農員外郎，每判事，多為正充卿同異。仁杰不平之，乃判曰：「員外郎有同側室，正員卿位擅嫡妻。此難曲事女君，終是不蒙顏色。」正員頗亦慚悚。時王及善、豆盧欽望，拜左右相。仁杰以才望時議歸之，頗冀此命。每戲王豆盧，略無屈色。王豆盧俱善長行，既拜，謂時宰曰：「某無材行，濫有此授。」狄謂曰：「公二人並能長行，何謂無材行。」或曰左相事，雲適已白右相。狄謂曰：「不審喚為右相，合呼為有相。」王豆盧問故，狄曰：「公不聞，聰明兒不如有相子，公二人可謂有相子也。」二公強笑，意亦悒悒。（出《御史臺記》）

## 楊茂直

唐楊茂直任拾遺。有補闕姓王，精九經。不練時事。每自言明三教。時有僧名道儒，妖訛，則天捕逐甚急。所在題云：「訪僧道儒。」茂直與薛兼金戲謂曰：「敕捕僧道儒，足下何以安閒？」云：「何關吾事？」茂直曰：「足下明三教，僧則佛教，道則老教，何不關吾事？」乃驚懼，興寢不安，遂不敢歸，寓於曹局數宿。祈左右偵（偵原作慎。據明抄改。）其事意，復共誑之，憂懼不已，遇人但云：「實不明三教事。」茂直等方寬慰云：「別訪人，非三教也。」乃敢出。（出《御史臺記》）

## 左右台御史

唐孝和朝，左右台御史，有遷南省仍內供奉者三，墨敕授者五，台譏之為「五墨三仍」。左台呼右台為高麗僧，言隨（隨原作隋。據明抄本改。）漢僧赴齋，不咒願歎喟，但飲食受親而已。譏其掌外台。在京輦無所彈劾，而俸祿同也。自右台授左台，號為出蕃；自左台授右台，號為沒蕃。每相遇，必相嘲謔不已也。（出《御史臺記》）

## 杜文范

唐杜文范，襄陽人也。自長安尉應舉，擢第，拜監察御史，選殿中，授刑部員外，以承務郎特授西台舍人。先時與高上智俱任殿中，為侍御史張由古、宋之順所排蹙，與上智遷員外。既五旬，由古、之順方入省。文范眾中謂之曰：「張宋二侍御，俱是俊才。」由古問之；答曰：「若非俊才，那得五十日騎土牛，趁及殿中？」舉眾歡笑。（出《御史臺記》）

#### 御史裡行

武後初稱周，恐下心未安，乃令人自舉供奉官，正員外多置裡行。有御史臺令史，將入台，值裡行御史數人，聚立門內。令史不下驢衝過。諸御史大怒，將杖之。令史云：「今日之過，實在此驢。乞先數之，然後受罰。」許之。謂驢曰：「汝技藝可知，精神機鈍，何物驢畜，敢於御史裡行。」於是御史羞慚而止。（出《國朝雜記》）

#### 張元一

周則天朝，蕃人上封事，多加官賞，有為右台御史者。因則天嘗問郎中張元一曰：「在外有何可笑事。」元一曰：「朱前疑著綠，狄仁傑著朱。聞知微騎馬，馬吉甫騎驢。將名作姓李千里，將姓作名吳棲梧。左台胡御史，右台御史胡。」胡御史胡元禮也，御史胡蕃人為御史者，尋改他官。周革命，舉人貝州趙廓，眇小，起家監察御史。時人謂之台穢。李昭德詈之為中霜谷束。元一目為鼻坐鷹架。時同州魯孔丘為拾遺，有武夫氣，時人謂之外軍主帥。元一目為鷺入鳳池。蘇味道才學識度，物望攸歸；王方慶體質鄙陋，言詞魯鈍，智不逾俗，才不出凡，俱為鳳閣侍郎。或問元一曰：「蘇王孰賢？」答曰：「蘇九月得霜鷹，王十月被凍蠅。」或問其故，答曰：「得霜鷹俊捷，被凍蠅頑怯。」時人伏能體物也。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，河內王武懿宗為元帥，引兵至趙州。聞賊駱務整，從北數千騎來，王乃棄兵甲，南走荊（明抄本荊作邢）州，軍資器械，遺於道路。聞賊已退，方更向前。軍回至都，置酒高會。元一於御前嘲懿宗曰：「長弓短度箭，蜀馬臨階騙，去賊七百里，隈牆獨自戰。甲仗忽拋卻。騎豬正南掾。」（明抄本掾作猿）上曰：「懿宗有馬，何因騎豬？」對曰：「騎豬夾（夾原作來，據明抄本改）豕走也。」上大笑。懿宗曰：「元一宿構，不是卒詞。」上曰：「爾付韻與之。」懿宗曰：「請以羣韻。」元一應聲曰：「裡頭極草草，掠鬢不羣羣。未見桃花面皮，漫作杏子眼孔。」則天大悅，王極有慚色。懿宗形貌短丑，故曰「長弓短度箭」。周靜樂縣主，河內王懿宗妹，懿妹短丑。武氏最長，時號大哥。縣主與則天並馬行。命元一詠曰：「馬帶桃花錦，裙銜綠草羅。定知幃帽底，儀容似大哥。」則天大笑，縣主極慚。納言婁師德長大而黑，一足蹇，元一目為「行轍方相」，亦號為「衛靈公」，言防靈柩方相也。天官侍郎吉瑱長大，好昂頭行，視高而望遠，目為「望柳駱駝」。殿中侍御史元本竦膊偃身，黑而且瘦，目為「嶺南考典」。駕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，身體垢膩，目為「光祿掌膳」。東方虬身長衫短，骨面粗眉，目為「外軍校尉」。唐波若矮短，目為「鬱屈蜀馬」。目李昭德「卒（子銳反）歲胡孫」。修文學士馬吉甫眇一目，為「端箭師」。郎中長儒子視望陽，目為「呬醋漢」。汜水令蘇徵舉止輕薄，目為「失孔老鼠」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## 吉瑱

周張元一腹粗而腳短，項縮而眼跌，吉瑱目為逆流蝦蟆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## 朱隨侯

周韶州曲江令朱隨侯，女夫李逖，遊客爾朱九，並姿相少媚。廣州人號為「三樵」（七肖反）。人歌之曰：「奉敕追三樵，隨侯傍道走，回頭語李郎，喚取爾朱九。」張鷟目隨侯臃亂土鼻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## 李詳

周李詳，河內人。氣俠剛勁。初為梓州監示尉。主書考曰，刺史問平已否？詳獨曰：「不平。」刺史曰：「不平，君把筆書考。」詳曰：「請考使君。」即下筆曰：「祛斷大事，好勾小稽；自隱不清，疑人總濁。考中下。」刺史默然而罷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